

原刊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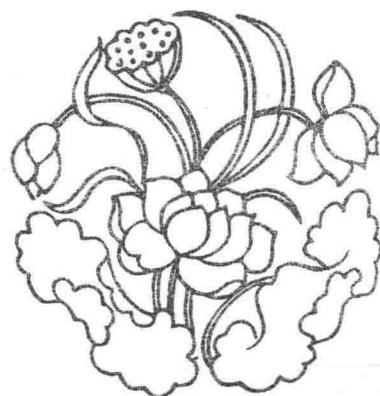
任繼鑑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51 卷



海潮音

中國書店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辛酉

初夏

第六期

漢

潮

音

曾熙題



海潮音第二年第六期要目

本刊答各處諸君問

本刊轉問海內佛學大家啓

萬慧比丘自東印度覆上海佛教居士林王興

楫書一

●獅子吼

真正之佛法.....笠居衆生

佛學學佛無師自通說.....湯雪筠

真我論.....邢定雲

●調查隊

各處通訊

●象王行

創辦寶慶佛教慈兒院的經過.....笠居衆生
杭州西湖淨慈寺永明精舍大綱及章程

●文字相

法苑詩林

●大事記

各省佛訊

●專門學

曼荼羅通解(續第一年).....日本權田雷峯述
潮安王弘願譯述

●評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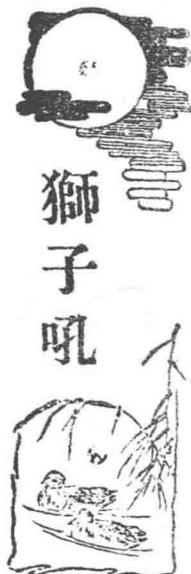
本性論.....唐佛隱造
等居衆生校同

紹孟.....同

●研究室

王慧蘭王若娥二童女淨土問答.....同上
王慧蘭童女演說佛學.....同上
王若娥童女演說詞.....同上
佛學淺說(轉載上海時事新報).....雪行

真正之佛法



笠居衆生

世之粗心學佛者。謂佛法清淨也。高尙無爲也。不爲塵囂所侵也。不爲煩惱所加也。不爲葛藤所累也。而謂吾今晨鐘暮鼓。鳥語花香。不與塵世相接矣。又謂吾今漱石枕泉。搞竹明心。不同流俗之奔馳矣。甚至胸中常懷一物外高禪之概度。終日不遺足迹至人間。謂如是何等高潔。何等優良。胡爲乎而設會耶。胡爲乎而談經耶。胡爲乎而好名爲有爲事業耶。誠哉是言。此中佳境。余甚經過。其中樂趣。本如所言。但佛法若僅如是而已。則赫胥黎之謂學瞿曇黃面哀生悼世。脫履人寰。徒用示弱而無益於來葉等語。不能爲錯。斯其佛法。但超居人世之外。而又胡可存於世哉。嗚呼。二者皆其誤也。佛法之理。是二者皆未曾夢見。特如執牛尾以言泰山。用蠡殼以測大海者也。何足憑哉。何足憑哉。佛廣大者也。一點一世界。點盡三千大千國土之微塵。不能盡甚邊涯。佛久遠者也。一點一劫。點盡千百萬億恒河沙大千世界之微塵。不能盡其壽量。佛威猛者也。虎窟獅穴。血林戰地。乃至徧諸世界所有之處。盡是我佛捨身救世之場。佛慈悲者也。乃至一蟻一蚊。一切有情等類。我佛皆視如己飢己溺。常分身救之度之。佛莊嚴者也。黃金爲地。白玉爲壁。寶樹欄楯。樓閣幢幡。香花音樂。一切珠寶無所不備。佛樂衆者也。說法談經。人天聽衆。動輒以百千萬計。甚至此世界他世界諸佛菩薩。皆雲來集。佛遊戲者也。地獄天宮。皆成佛國。淫房酒肆。悉是

道場。佛冒險者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度衆生。佛大強精進勇猛者也。三歷僧祇。六經霜雪。爲度一衆生而捨多身命者。不知凡幾。佛大雄大力大威德者也。無學不學。無界不入。無生不度。無苦不救。無事不作。乃至但有利益。無不興崇。要知佛化世間之雄壯威猛。有非世間鬪戰剛強等字之所能形容者。而其舉措施設之方法。極爲圓滿美備。精良玄妙。所以不同世間之用甲馬兵戈炮火鎗聲。以及商戰學戰。教戰等之用種種暗箭也。試觀文殊之跨獅子。普賢之乘白象。行化者之持錫杖。法說者之拄棒。豈非壯人之勇猛精進願力者乎。何得單以灰心喪世。遂巡示弱之偏說助其談耶。雖然。若不備述淵源。則疑爲妄談。不能正信。今且略明佛法之真正原理如下。以釋羣疑。

一者論本。則佛在常寂光中。洞鑒一切衆生之沉淪苦海。不能出離。袖手不忍。始示迹人世間。生迦毘國。出家成佛。作大導師。廣度羣迷。而登覺岸。

二者論迹。則佛在王宮遊觀四門。見生老病死等種種不忍。始研究人生問題之根本原理。研之不已。終不能決。徧參外道。仍不能決。始入雪山。獨坐深思。故禪那譯云思惟修歷六寒暑。最後於菩提樹下。豁然大覺。然後方知裁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特向者不能體認耳。大覺之後。即廣列華檀。將宇宙萬事萬物。一切根本原理及其作用。盡發明之。無何聽者程度太低。如聾若啞。若不見聞。以致另開方便。依次受課。未可躐等。然所修雖不一。而皆以自苦樂人。則同。如言六度之法。可見其旨。

布施………救人

持戒………不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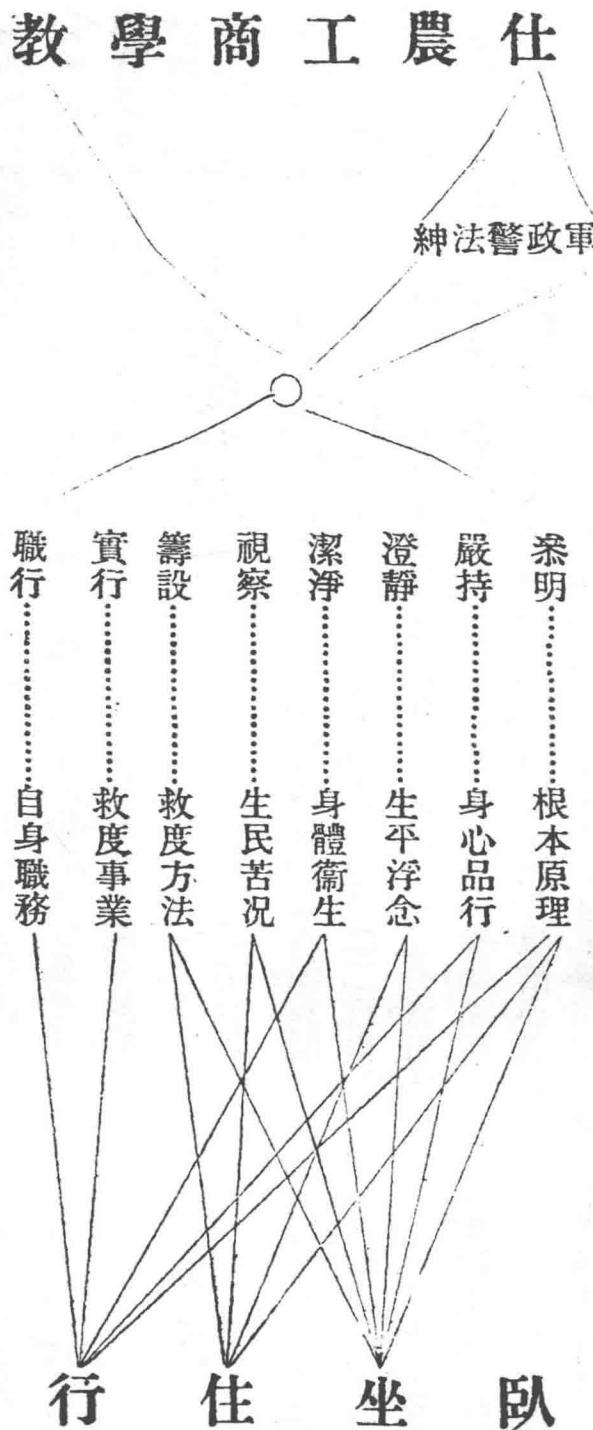
忍辱………不令人瞋

精進………預備救濟人專力救濟

禪定……………自己明了便不悞人

般若……………自不擾亂即是不擾亂人

以此而推。則慈悲喜捨四無量。四攝。四諦。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乃至百八。八萬四千法門。誰非有益於人者。又誰非不能成佛者。若但言而不行。則何異鳥語溪聲。又何異有目無足之廢人。若但行而不明原理。則何異動物之任人牽涉。又何異有足而無目之瞽人。宗此二義而觀之。則自覺覺他。捨一不能名佛法。雖謂之焦敗邪魔亦無不可。果願並而從之。則其中不無方法。且列表如下。以資觀覽。



大凡人生世間。無論何界居何地位。任如何忙到十分了不得。凡修身作事。總須有一定之時間方不虛度一生。若事上不能行。但言其理。與鸚鵡能說人言。不能作人事何異乎。故必觀察我佛因地中修行之模範。及果地上施教之意趣。言到行到。方為真正之佛法末流之謬言偏行。不足尙也。

佛學學佛無師自通說

湯雪筠

佛學學佛。分而爲二。合仍是一。就佛學而論。大致可分四派。一文人派。盜襲名句。割裂經文。爲下筆臨文之助。弋淵博典雅之名。所謂姑探旨趣。以助襟期者是。(蘇軾屬此)二哲學派。涉獵經論。牽強附會。謬爲比擬。或借重佛言。自原其說者是。(嚴氏天演論亦間有此病)三迎合派。日本維新。佛教與有大力。故我國曾渡東瀛諸先進歸國後。並佛教而重之。於是一般學者侈言佛學。隨聲附和。迎合潮流。全屬客觀。毫無主見。一朝顯貴。頓同明日黃花。所謂宮中好高髻。城外高三尺。現醉心日化之少年。是四求悟派。知佛殊勝妙理。能度一切苦。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欲先求了解。尋端覓緒。爲修證門徑者是。

學佛大致亦有四派。一迷信派。愚夫愚婦。不辨佛神。欲求福報。囫圇持念。二厭世派。世途失意。壯念都灰。無可如何。逃禪擺脫。三無賴派。懶惰成性。無術謀生。依附叢林。但求衣食。四實行派。精進修參。務求實證。此與佛學之求悟派同。其但求自利者屬小乘。自利利他者屬大乘。

反是不學佛者。亦有數派。博崇儒美名。以佛爲異端者爲一派。(韓愈屬此)不學無術。未窺門徑。吠影吠聲。謂爲迷信虛杳者爲一派。受功利派之陶鑄。唯物學說之熏染。心生不信者爲一派。以佛學淵深。凡庸無分。自暴自棄者爲一派。積劫無明。覆蔽本性。罪深孽重。聞而郤走者爲一派。以參禪打坐持戒念佛。非出家不能。因而不學者爲一派。有志學佛。以師資難得。經論難解。諉而不學者爲一派。其餘尙有向未聞。

道者。有戀此火宅者。以上派別容有未盡。然大概都在於是漢於佛海。未獲涓滴。未能即一一派中。一一糾正。然而經論具在。又豈待末學之辭費也哉。惟就中最可惜者。有心求道。苦無門徑。讀經不能了解。欲問無處得師。於是望洋興歎。因噎廢食。本文特獻無師自通之說。以壯其膽焉。

說曰。夫讀經者。非不識字者也。不過不能解耳。所不能解者。非尋常字義。不過不能解梵語之名詞耳。語錄之話頭耳。經論之玄理妙義耳。然彼固有虛活實字以貫串。有上下文理可尋繹。積之既久。觸類旁通。古人謂靜以思之。思之思之。其不知者。神其告之。譬如吾人置身異國。初至其地。無舌人通譯。於其國語言文字風俗禮禁。均茫無所悉。而日與土著相敍。觀其手勢摸擬。如是歷一二年。必漸了解。再經數年。即眉能言。目能語言。外亦能見意。吾人讀諸經論。亦復如是。初讀佛經。如初到佛國。讀一經。如識佛國一人。讀十經。如識佛國十人。如是讀至千百經。如識千百人。日日讀經一室。即日日與佛國人敍談一室。等無有異。積之數年。漸漸開悟。一旦豁然貫通。左右逢源。卽離言妙諦。亦能領會。如久居異國。能言外見意焉。此陽明王氏所謂良知良能也。而謂必待有導師。其人爲之講授章句。如冬烘課童。始能了解。則吾必斬斷而疑申。申而辯也。

且佛經近有大辭典出。不啻爲通傳梵語之舌人。諸大菩薩造論。歷代古錐證註。亦不啻爲通譯義理之舌人。較之吾人初履異國。便捷何止十倍。是吾人以經論難解。師資難得。因而餒而輟。而自棄者。亦未嘗深思焉已。至於向上一事。千聖不備。斷斷乎不單靠依文解義。必須反求自心。親悟親證。卽有師如曹溪。亦不能一語道破。故洞山謂吾不重先師道德佛法。惟重其不向我道破。香巖悟時。自幸曰。設使當時道破。何有今日。是可知吾人不患不能解。但患不能依經參學。

客曰。居士無師自通之說誠辯矣。然又何解乎。玄策謂永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之說。

乎。答曰。吾所謂自通。通佛之學。玄策所謂自悟。悟佛之果。就俗諦言。佛學佛徑也。佛果佛境也。正法眼藏。無師自悟。恐雜外道。或中途作家。故必須印可。至經論若無師不能自悟。則直同衣鉢遞傳可也。又何必流布世間乎。且永嘉明明白曰。吾於維摩經悟佛心宗。可知其亦無師自悟。來參曹溪。但求印證而已。正與吾說暗合也。

客曰。居士不曾與覺社諸師。魚雁往還。求爲開悟乎。而曰無師自通。得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乎。答曰。吾說無師自通。非說有師不能自通也。喻如千里之程。須人鄉導。脫無鄉導。吾爲說曰。但手地圖。持南針。裹糧。艱毅力行之。遲至一月二月。必能至所至處。此說當無人訾爲妄語者。師如鄉導故。經論如圖針。故客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有智愚賢不肖。故古哲謂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居士自通之說。亦惟知者能之矣。答曰。物有不齊。佛性普偏。人有智愚。佛性平等。愚者卽朱子所謂氣品所拘。物欲所蔽。無明蓋覆耳。日麗虛空。雲迷則暗。雲散則明。明暗無常。光耀自在。人之智愚。亦復如是。由愚而智。由智而愚。隨所修因。無不移理。大丈夫之爲學也。一往直前。周流無礙。水滴石穿。繩鋸木斷。具有愚叟移山。精衛填海之志。烏所有物。能梗吾前哉。吾旣爲無師自通之說。今更進無師自通之法焉。是法爲自身親歷之法。試將自身所經過者言之。想亦海內留心佛學者之所許也。

瑛童時嘗思爲沙門。推當時心理。不過慕其清靜幽閑。並無若何見地也。嗣爲俗事牽縛。迄未得償所願。去年得讀海潮音月刊。觸着癢處。如春芽得雨。稍稍讀諸經論。始知佛門精微廣大。佛理妙湛圓融。任擇一句一字。皆高孔老一格。回耶更同糞滓。始知古來英雄豪傑。聰明特達之士。多入其門之故。當時起一種佛學爲希有奇珍。人天自寶之確信心。一日往大佛寺晤影圓上人。瑛談次述及海潮音功德力。聳上人矚閱。上人歡喜從之。(影師近且發起佛經閱經室。佛經流通處。瑛暇輒往助其策畫。亦廣州綿流之人。)

傑出者)並出所藏指月錄十卷與觀初讀如置身漆桶觸處面牆旋於佛前發願漸漸開悟迥然不同茲試述拜佛之法于下。

如有志學佛。讀經不明。又未得師友指導。當於佛前齋戒焚香。誠心禮拜。發願誓守三皈十戒。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求佛加持。求開智慧。俾早日了解經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開化四衆。護持正法。祝已一心不亂。伏地觀想。如來垂憫加持。身心泰然。智慧發越。凝神定氣。外息諸緣。內心無惱。久之復起。起時合掌企立。亦如是觀。想已復跪。如是拜一炷香久。(或二炷香隨便)。早夜行之。餘時讀經看論。若能日日誠求不懈。不出三月。心思自然渙發。不可思議。余幼時嘗聞某父執言。吾粵某長老事蹟。初長老亦以看經不明。拜佛得悟。後遊江浙。迭主持各大叢林講席。所至聽者滿坑滿谷。臨終現生西瑞。相惜忘長老名字矣。抑吾此說。更有進焉。一初閱經論。不必求其精熟。所謂讀書觀大略。又謂好讀書不求甚解。最得讀佛學經論之旨。二不宜存成見。不存我見。致執拗起諍。三不可泥執文字俗義。無論閱何書。要起信心。皆宜盡量容納。扼要者節錄筆記。積久所得漸富。胸中自有不可思議妙悟。覺法法皆圓。頭頭足道。不解而解不了而了。老子曰。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其斯之謂歟。其斯之謂歟。至於讀經論語錄之外。擇其最疑之句。行住坐臥。直參到底。一朝頓悟。便證無生。此說海潮音上已屢屢詳釋。俟重贊。茲將便於初學之書。舉之於下。

入佛問答 頓悟入道要門論 六祖壇經 覺社叢書

龍舒淨土文 心經十家註 心經述記 慈山大師夢遊集 小止觀 指月錄 禪關策進 楞嚴經 高僧傳

眞我論

一、我者何物耶。宇宙間萬事萬物中之一分子有我。我者果何物耶。此甚難解釋之問題也。嘗考物之成因。不外乎天然與人工之兩種。物之出自天然者。雖藉外界之助緣。而常自生自長。自衰自滅。非人力所能左右之。若物之成於人工者。則不然。欲大則大。欲小則小。長短方圓建設破壞。任人之便。例如一草一木。天然物也。苟其適於土性。一臨春風。加以溉灌。映以日光。則漸萌而長。然此不過其生長之助緣。非其生長之主因也。而爲其生長之主因者。乃種與根耳。且此種此根之原質。非今世之大化學家所能製造。即使能製造。亦非人力所能使其生長發育者也。此其所以爲天然物歟。至若一几一椅人工物也。木匠之所製也。一磚一瓦亦人工物也。陶匠之所製也。推而至於留聲機也。飛行艇也。雖其精奇巧妙不可思議。但其製作之權。不在物之本身。而操之於造之者之掌中。故其大小方圓之形式。亦可得而任意也。此其所以人工物歟。天然物與人工物之意義既明。則我爲天然物乎。抑人工物乎。可得而辨矣。夫父母之育我也。乃出於無意。非出於有意。我之身體。非父母所能任意大小之美醜也。我之心情。非父母所能任意豫定之智愚也。可知我者。非人工物而天然物也。或者謂世無父母。焉得有我。殊不知父母之精血。不過爲育我之助緣。猶植物之於日光土性然。若論我之種子。則斷非父母之所能製造。換言之。即我者。自生自長。自衰自滅之天然物也。於此更進一步。而足生疑義者。卽自生自長。自衰自滅之「自」云者。果何謂耶。則應之曰。此「自」者。卽我之所以爲我也。亦卽所謂真我是也。惜乎世人皆誤認假我爲真我。以致釀成顛倒錯亂爭權攘利之世界。可慨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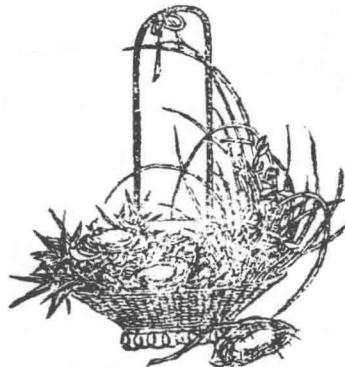
二、吾人可以認肉體爲真我乎。夫手者我之手也。非手卽我也。足者我之足也。非足卽我也。眼耳鼻舌者。我之眼耳鼻舌也。非眼耳鼻舌卽我也。他如頭顱也。軀幹也。內而心肺胃腸也。外而皮膚毛髮也。若有一是。我則餘者非我。而我應分割。若衆多是我。則我有無數。而我更應分割。然而我者一而已矣。豈可

分割乎哉。或者曰。吾人恆自指其身爲我。非就四肢五官百骸之一部而言。乃指四肢五官百骸之全體而言。我者本不可分割。亦不當分割也。誠如其言。則此肉體者在未生之前固未嘗有之。至死亡之後即化爲塵土。而處此數十年間。忽而孩提。忽而兒童。忽而壯年。忽而老年。陳陳相蛻。新新不已。抽足即逝。交臂即非。凡是其又誰爲我耶。且也吾人肉體之變化不居。得由科學之理以證明之。生理學家言。人體細胞七年之間代謝一次。故求七年以前之物質於今日肉體之中。實無絲毫存在者。可知我今日之肉體已非我昔年之肉體。若認今日之肉體爲我。則昔年之肉體非我矣。若認昔年之肉體爲我。則今日之肉體非我矣。不但此也。構成吾人肉體之物質。不外化學上十餘種原素。而此等原素一任天地萬物循環轉輸。不可強留。試觀我今日所食之養料。或即由汝排泄之廢料中變化而來。數日之後。或又變爲養料而復爲汝所食。我此時所吸之空氣。或即由汝口中而來。俄焉呼出之氣。或又爲汝所吸。由是可知我之肉體中必有最少限之物質。即汝之肉體之原質。汝之肉體中亦必有最少限之物質。即我之肉體之原質。我與汝之肉體固嘗彼此交換。不得據爲私有。猶財產物品之宜互相交易。互相流通也。總此以觀。則吾人果可認肉體爲眞我乎。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三、吾人可以認精神爲眞我乎。肉體非眞我既得而證明之矣。於是。有唱「精神之我」而以識知或靈性等認作眞我者。殊較常人俗見略勝一籌。惟吾人加以嚴密之考察。仍不能無疑問也。按人類意識作用之表現。在科學的心理學上言之。或爲本能與衝動。或爲感覺與感應。或爲喜怒哀樂之情緒。與記憶想像之悟性。或爲高尚之情操。自由之意志。及智能之理性。此等作用至爲複雜。其將以何者爲我耶。且精神作用有如電光。剎那剎那代謝不住。正思未來。忽憶過去。方生善心。忽起惡念。以及。卽悲卽歡。卽恨卽愛。此就吾人現前一念言之。心理學家謂之「意識之流」。其又將以何者爲我耶。不但此也。心理學

上研究人類精神之發達。嘗分爲六期。二歲以前謂之嬰兒期。二歲以後七歲以前謂之幼兒期。七歲以後十二歲以前謂之兒童期。十二歲以後二十歲以前謂之少年期。二十歲以後約至五十歲謂之成年期。五十歲以還以迄於死謂之老年期。在此各時期之中。就精神作用之形式方面言之。不僅其識知力有變化也。其情感力亦有變化。不僅其情感力有變化也。其意志力亦有變化。各期有各期之精神能力。即各期有各期之特殊心理。其變異遷謝。遞相乘代。年年歲歲。無時或已也。又就精神作用之實質方面言之。即得自外界之經驗學識、道德、藝術等是也。而此數者所由來。或賴師長之啟發。或受友朋之指導。或經自力之修習。要皆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往往吾人在前日所公認之真理。今日忽發現其謬誤而思糾正之。昔年所遵守之道德。近時忽舉出其弊害而思改革之。思潮陡起。心如亂麻。甚至數種妄念同時並起。自相戰爭。不能取決。此皆所謂精神之實質。亦時時刻刻變化不定者也。要之精神之形式屬於主觀的。爲能知。精神之實質屬於客觀的。爲所知。能知所知。同時變遷。若認此一時期之精神活動爲我。則彼一時期之精神活動爲非我矣。若認彼一時期之精神活動爲我。則此一時期之精神活動又爲非我矣。凡此究以何時期之精神足以表示真我之存在耶。

四、真我果何在乎。由以上種種之論證觀之。可知肉體者有形之物質。變化無定者也。精神者無形之妄心。亦變化無定者也。合而言之。肉體與精神二者。今日生而明日滅。生者是我。則滅者即應非我。滅者是我。則生者即應非我。况從未有我以前。我果何在。至已無我以後。我果何往。乃不前不後之間而忽然有我。我果何來耶。讀圭山原人論有言。「色有地水火風。心有受想行識。若皆是我。即成八我。」翻覆推析。皆不可得。便悟此身衆緣和合。似我人相。元無我人。」何其言之透澈也。然而世人之擾擾攘攘。爭權奪利者。無不曰爲我身也。爲我家也。爲我鄉也。爲我團體也。爲我黨派也。於是。我之見愈深。我之界愈嚴。



則我之貽患於社會國家亦愈烈。試問其「我」果安在哉。恐彼不能答也。嗚呼。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前顧無窮。後顧無窮。渺焉暫寄。須臾時耳。假我真我。無人能辨。惟有我佛說法。於生滅之中。揭出不生不滅之根。於來去之際。窮到無來無去之境。萬我俱消。一念現前。澄澄湛湛。物欲不蔽。昭昭靈靈。聰明正直。其即真我之所在乎。吾願與讀者諸君共求之。

按此文推論甚切。唯文末「一念現前」之念字。若易爲眞字。則更妥甚。

編輯人附識

佛教籌賑會捐款報告

(五月廿一號至廿八號止)

三

楊四知堂大洋二百元	徐森大洋一元	高味荃大洋一元	陳伯嵐大洋二元
方孝寬大洋二元	劉少竹大洋二元	賈士毅大洋二元	徐蔚如大洋二元
李景銘大洋二元	吳晴波大洋二元	晏杰三大洋二元	孫春鈞大洋二元
李敬軒大洋二元	張茂炯大洋二元	屠文溥大洋二元	曹樹藩大洋二元
陸宣大洋一元	鍾麟祥大洋二元	薛登道大洋一元	蘇紹唐大洋一元
袁永廉大洋二元	江澤春大洋二元	胡國權大洋一元	龔守綱大洋二元
沈仰原大洋二元	余劉能超大洋一元	牛何正初大洋一元	劉韓戒壽大洋一元
劉程能貴大洋一元	劉曾能德大洋一元	沈能靜大洋一元	牛閔仁貞大洋一元
余王能清大洋一元	李胡氏大洋一元	李郭氏大洋一元	鄆祥其大洋一元
韓元章大洋一元	徐福生大洋一元	唐受益大洋一元	謝雨農大洋一元
徐王聖福大洋一元	丁陳氏大洋半元	丁許能修大洋半元	丁永淑大洋半元
丁永年大洋一角	丁永善大洋一角	丁永樂大洋一角	李戒國大洋半元
李陳元富大洋半元	張能修大洋一角半	曾李氏大洋一角	吳能智大洋二角
陳李氏洋二角	鄧能彥大洋一角	蔣秦氏洋半角	張王能彥大洋半角
孫道修洋十元	應向氏大洋四元	厚記大洋三元	萬順榮大洋二元
同盛長洋二元	沈國丞洋二元	永昇元洋一元	天順隆洋一元
陸梁氏洋一元	汪靜軒洋一元	陸玉清洋五角	頓計祿洋一元
應巧生洋一元	陸太太鄭記詩大洋一千五百元	陸得霖大洋六百元	甯兩路同人大洋二百元
慧之師大洋二元	煜亭師大洋一元		

創辦寶慶佛教慈兒院的經過

笠居衆生



象王行

這篇記事。原先本是文言。前月張君伯良自北京回湘。從漢口經過到佛教會說。在北京看見熊君秉三於某山上辦了兩處慈幼院。那是一件頂好的事。此次我回湖南。也想照樣去辦。不知那裏有好規模。我說這件事。我已作過來的。並稍爲記了幾句。取出與他一看。他一面看。一面拍桌說。好好看過之後。說此事我回湘去一定要作。但我的意思。想要令一班普通人各個明白。不如請師改爲白話文。你話好嗎。我說。我向來沒有做過。張君謂。凡經過的事實。隨便寫出都要得。當時我聽了這句話。以爲張君把我爲難了。因爲沒有寫過。突然來寫。難免不弄成畫虎類犬的笑話。然既受人要求。則不能不寫。管他。且寫出來看看。

(一) 發起和成立的原由

吾人在世。想要作事。祇怕心不堅。如能心堅。定作得成。所謂世間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也。昔日我在家裏看見一般討米的小孩子。心裏很有些不安。謂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爲甚麼他的境遇竟如是苦呢。當時想要設個法則去救濟。奈何自己的力量不能。後來在省城聽聞北京龍泉寺設了孤兒院。我以爲真是先得我的心了。再過幾年。又在覺社叢書上看見蘇州周莊鎮僧立貧兒院的章程和緣起。很有道理。如